

谷子农◎著

一个省长的自白

迟到的 忏悔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省
长
的
自
白

谷子农◎著

迟到的 忏悔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迟到的忏悔：一个省长的自白 / 谷子农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2003

ISBN 7 - 80187 - 085 - 9

I. 迟… II. 谷…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4875 号

迟到的忏悔——一个省长的自白

著 者：谷子农

责任编辑：张民捷

装帧设计：贺玉婷

责任印制：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 (传真)

中文网址：www.nwp.com.cn

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rights@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 (10) 6899 6306

印 刷：北京振华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295 千字

印 张：13

印 数：1—6000 册

版 次：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 - 80187 - 085 - 9/I · 026

定 价：19.80 元

新世界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篇 性与天

第一章	闹饥荒	3
第二章	爬上墙	8
第三章	认干娘	12
第四章	马灯房	16
第五章	灰兔王	21
第六章	总尿炕	26
第七章	丫丫娘	32
第八章	真假枪	39
第九章	受表扬	44

第二篇 长与成

第一章	高丽山上	49
第二章	一点结怨	54
第三章	教育回潮	59
第四章	上山下乡	62
第五章	生产队长	68
第六章	小学校长	74
第七章	五个走俩	77
第八章	有个姑娘	81
第九章	她在远方	88
第十章	走进殿堂	92
第十一章	靠近理想	97
第十二章	非圆即方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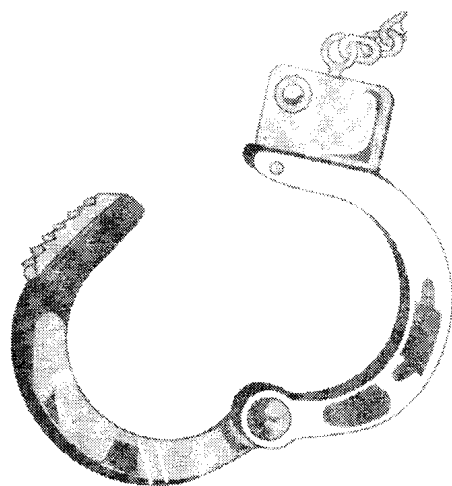
第三篇 罪与业

第一章	背靠大树好乘凉	111
第二章	天生我材必有用	124
第三章	江南春色有阴晴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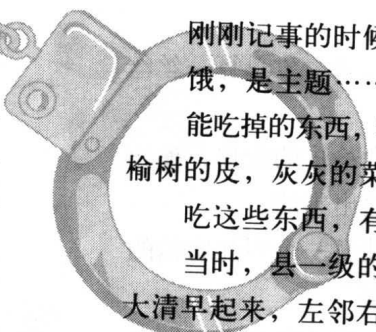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四章	得意之时需用功	167
第五章	登山不以艰险而止	180
第六章	大丈夫当如此也	250
第七章	大风起兮云飞扬	327
第八章	力拔山兮气盖世	350
第四篇	魂与肉	
第一章	狱炼	371
第二章	天一	377
第三章	天二	385
第四章	天三	393
第五章	天四	396
第六章	天五	402
第七章	天六	404
第八章	天七	407

第一篇 性与天



第一章 闹饥荒



刚刚记事的时候。

饿，是主题……

能吃掉的东西，都吃掉了。不能吃的东西，也在往下吃。像：榆树的皮，灰灰的菜儿，铁树的叶子，橡子树的面儿。

吃这些东西，有两大难：一是咽不下去，二是拉不出来。

当时，县一级的民户，茅厕不是在房前，就是在屋后。一大清早起来，左邻右舍的茅厕里总有娃娃们在嚎叫。然后是当爹的，或是当娘的拿着一尺多长的、尖已磨滑的硬蜡木棒，给一点儿一点儿往外抠。

洵，是我的哥哥，那时六岁，大我两岁。

洵哥哥和几个同伴为了寻吃的，沿江边走出去十多里，在一个叫荒沟岭的北半坡发现一棵没被人们剥掉皮的老榆树。于是，小哥儿几个用砍刀很快就脱掉了老榆树的衣服。新剥下的榆树皮，白中透着微黄，散发着清甜的树香味。他们用刀将树皮外层轻轻刮掉，然后剥成一寸长半寸宽的树皮块，放在嘴里慢慢咀嚼。榆树皮在“代食”里面，算是上等食品了。吃起来，滑腻柔软，甜爽润舌。这几个饥肠辘辘的毛头小子，背着爹娘，

在这里美美的享用了一顿“榆皮大餐”。

好久没有这种不饿感了，这几个好哥们儿在江里疯狂地玩起了“狗刨”，在沙滩上懒懒地晒起了太阳。这一天，他们感到是最幸福的一天。

由于榆树皮吃得太多，洵哥哥连着五天没有大便秘了。

清晨，传来一声一声的叫喊。是洵哥哥的声音。洵哥哥撅着屁股，趴在房前的一个沙包上，大大（父亲）用蜡木棒在给往外抠。但是怎么也抠不出来，憋得洵哥哥的脸像刚鼓出老母鸡屁股眼的鸡蛋，又红又湿。

那些经过胃的加工不能消化的树皮纤维，在洵哥哥幼小的腹内结成了又长又粗、又干又糙的粪梗。

邻居莫婶拿出一个钩针，用去大半个时辰，才总算一丝丝的钩了出来。

莫婶的儿子山青，是和洵哥哥一起大食榆皮的伙伴，他比洵哥哥少遭了一天罪，是莫婶用钩针给疏通出来的。

听大大和娘讲，我们家是从山东沂蒙地区一个叫江家镇的地方闯到关东松江县来的。

在那个年代，大大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因为有幸上了三年私塾。也因为读了些书，大大给他的儿女们起的名字，就脱离了很多旧的束缚的东西。

大哥江汉，二哥江添，大姐江溪，二姐江漫，三哥江洵，我是么儿，取名江洋。

闯关东时，大大和娘连挑带拽，率领着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经过“长征”式的跋涉，迁徙到了流油的黑土地上。

我和洵哥哥，是生在黑土地上的“臭糜子”。

虽然生在贫困人家，洵哥哥却有很超俗的相貌，方头圆脸，粉底肤色，眼大耳阔，有“出息相”。因此，备受父母、兄姐的

疼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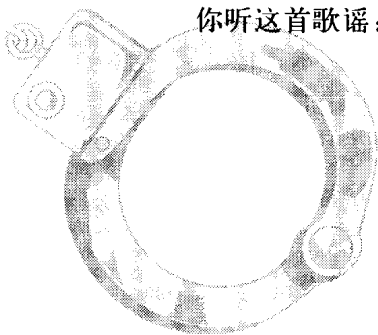
那时我刚四岁，因为最小，一饿了，就哭，就喊，就闹。榆树皮、灰灰菜、橡子面等一般不往我嘴里送，怕噎着，怕浮肿，“娃小有病不好治”。那些豆腐渣、地瓜干、三合面做出的饭，惟有我能够作为正餐享用。

饥饿的人们在四处寻找着一切能充饥的东西。

在历史上，饥饿可以导致任何事情的发生和发展。

而那些生活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人们，强大美好的未来希望，支持着他们忍耐着巨大的饥饿，有的还要忍受饥饿带来的更严重的后果。

你听这首歌谣：



关里穷，关外富，
关外家家养大鹿。
大姑娘，十七八，
跑到东北找婆家。
乌拉草，热炕头，
老婆汉子在发愁。
肚子空，放屁响，
一天供应米二两。
大啊大，娘啊娘，
再过三年福来享。

一天下午，我与淘哥哥懒懒地在炕上睡着，阳光慢慢西斜。“吱”，门轻轻地响了起来。是娘挎着菜篮子往外走。

淘哥哥猛地爬起来要跟娘去，娘不依，让他在家看着我。

娘刚出门，淘哥哥拽起我偷偷地跟在后面。跟到后大道上，

看到娘步履蹒跚地往江沿的东川大菜地方向走。

突然，一辆马车急速地从我们面前驶过，吓得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娘这时发现我们跟在她后面，而且差一点儿出了事。气得她拾起一块石头向我们扔过来。本来是吓唬一下我们，不让我们再跟着去，可是偏巧，这块石头砸在了淘哥哥的腰上。

淘哥哥知道是自己做错了事，疼得咬着牙没敢叫出声来。

淘哥哥悄悄抹着眼泪，领着我往家走。

我一步一回头，望着娘远去的背影，企盼着娘多挎回来些红薯菜叶，先让淘哥哥多吃上一些。

不幸的夜晚降临了。

娘回来了。虽然累得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水，但是菜篮子里却装满了地瓜、白菜、葱头，还有两根旱黄瓜。

娘将两根黄瓜洗了，我一根，淘哥哥一根。

淘哥哥的那一根，没有吃，而且晚饭什么也没有吃。

淘哥哥在发烧，烧得脸像炭盆一样。

半夜时分，娘打开锁着的地橱柜，从小面袋中舀出半小碗白面粉，做了一大碗疙瘩汤，上面飘着油花和葱香。

这么馋人的汤饭，淘哥哥却紧闭着牙齿，一点儿也不吃。

我看着那碗疙瘩汤，放在窗台上，做着想吃它的梦睡着了。

猛然，我的屁股像被蝎子钳了一下，疼得“嗷”一声醒了过来。

只听满屋子的哭声，淘哥哥没在炕上，而是躺在屋北角的地下。

拧我的是大姐溪，她一边抽泣，一边掐我：“都是你，是你把淘害死的。没有你，淘是饿不死的，有点儿吃的全让你吃了。”

我吓得萎缩在炕角里，一声不敢吭，悄悄斜看一眼那碗疙

疙瘩汤，在那儿一动也没动，只是凝成一个坨了。

娘的哭声是让人撕心裂肺的：“都是我啊！我为什么不让你跟我去啊！都怨我啊！我为什么用石头打你啊！是娘不让你活的呀！娘跟你去了吧！”

娘哭得一点儿劲儿也没有了，手拍打炕沿打得透红透红的。

我傻呆在炕角里，一动也不敢动，谁也没有理我。在我心里，这个早晨太恐怖了。

洵哥哥葬在了东山脚下。

娘每天都去那里哭，一直有一年多的光景。

我，失去了洵哥哥，好像失去了一切。

家里再也没有和我玩儿的了，娘好像也在嫌弃我，认为是我“克”了洵哥哥。

我，开始变得孤独起来。



第二章 爬上墙



没了伴儿的我，一天到晚昏昏胀胀。

后来，淘哥哥最要好的朋友坤带着我玩儿。

坤家与我家之间隔着一堵一人高的土墙。

坤的大，在县油厂榨油。坤经常将他大带饭的饭盒拿来，里面有一些用豆油拌过的剩咸菜，我们偷着吃。黄乎乎的油咸菜就着一块三合面饼，虽然有些生油味，但还是感觉特别的香。那时，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坤的家。天天最想的，就是坤。

夏季，瓜果梨枣熟了。

我们家孩子多，收入少，日子艰难。每年只能等到水果快下市了，花上块儿八角，买上一大筐，全家解解馋。

这年夏天，天旱少雨，江里的水已经很浅了。

坤和我都穿着一个小裤头，在北江坝上走着，眼睛不停地望着对岸沙滩地上一垄一垄的花皮西瓜。

吃晌饭的时候到了。坤看到瓜棚里没人了，拽着我下水就朝对岸游去。我们从岸边草丛里爬着进了西瓜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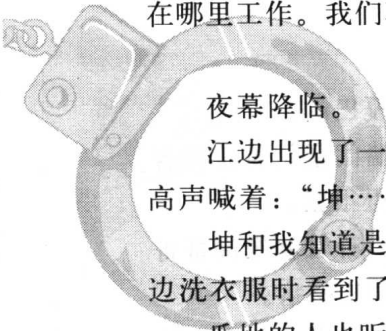
坤很聪明，他把瓜和秧一起薅出来，这样过江时可以拽

着瓜游回去。我们俩一人抱一堆儿往回跑。没跑几步，不远处“轰”地响起了一声土炮，吓得我们俩就地趴在了瓜地的土埂上。抬头看时，三四个人包抄过来。坤和我，瓜也不要了，撒丫子往回跑。还没跑到江边，我们就被几双大手掌给摁住了。

这下子闯了大祸。因为瓜是连秧拔起来的，所以上面还有很多未熟的瓜也给带了下来，这个损失是很大的。

瓜地的人，气得冒了火。用柳条枝狠狠地抽了我们一顿。我们知道惹的祸大，咬着牙也不敢叫。

整个下午，瓜地的人都没有审出我们的家住哪里，父母在哪里工作。我们不敢说出，怕家里知道会严厉地惩罚我们。



夜幕降临。

江边出现了一帮打着手电筒的人，一边沿江走着，一边高声喊着：“坤……”“洋……”

坤和我知道是家里人出来找了。因为邻居霍婶中午在江边洗衣服时看到了我俩。

瓜地的人也听到了对岸的声音：“是找你们的吧？”

我俩又饿又怕，蚊子也开始上来叮人了，只好低头承认了。

瓜地的人嗓门大，冲着对岸大喊：“在这里，过来吧！”

坤的大，我的大，坤的哥，我的哥，都趟着江水过来了。

看着我们被烈日晒得黑乎乎的脸和眼睛里充满了恐慌和乞求，家里的人没有当面责打我们。

家里的人提出给他们赔偿。

在“商议”中，坤的大提起了这块瓜地的生产队长。原来，县油厂每年都要收购大豆原料，这个生产队去卖大豆时，

队长和坤的大认识了。“有了熟人好说话”，瓜地的人最后同意不罚款了，还和坤的大说，今年冬季卖大豆时，还要帮忙说好话。

可能是在瓜地里接受了惩罚，回到家里，我们反而没有再挨到打骂。娘端出热在锅里的饭，放到我的面前，我的嗓子一阵哽咽，眼泪“吧嗒”、“吧嗒”掉在碗里，娘转过头进里屋了。

经过这次“考验”，坤和我的关系更“铁”了。他认为我虽然比他小，但在那个时候，一没哭，二没叫，像个爷们汉子，值得交。

打这以后，我们俩是形影不离。

第二年的冬季，雪很大，天冷得嘎巴嘎巴的。

我已经两天没有看到坤了。他家的院墙门紧闭着，没有一点儿动静。娘这两天也不让我出门，看得很紧。

刚吃过晚饭，坤家屋里传出嚎啕之声，听着就像淘哥哥死去的那天早晨的声音一样，疼得我直起鸡皮疙瘩。

娘和大悄悄地出去了，我跟在后面想知道点儿什么，让娘一巴掌给打了回来：“在屋里老实呆着，不许出来！”

我好像有一种预感，心里惶惶的在屋里呆不下。走到院子里，天漆黑漆黑的，又不敢到院子外。

坤家的屋门“吱扭”一声开了，哭声猛地响亮起来，有人往外走动。

我踩着鸡窝爬上院墙，往坤家院里张望。

坤家窗户照出来的灯光与白雪映在一起，使院里特别明亮。

坤的大和比坤大八岁的哥哥，抬着一个人放到了窗前的

草帘子上。在寒光中，我一眼看到了坤，他紧闭着双眼，脸灰白灰白的……

我眼一黑，“哐啷”一声，滚落在鸡窝旁边的雪堆里。

醒来时，家里的人都围在西炕上看着我。

我的头上边放着一个大瓷碗，碗里盛着大半碗的白水，水中倒放着一个铜酒壶，铜酒壶上燃烧着一层白酒的蓝火苗，水中不断冒出小气泡来。娘用手蘸一下水，抹一下我的额头，嘴里不停地叨咕着：



回来吧，回来吧，

风婆接他回来啦。

好了吧，好了吧，

小鬼跟着跑了吧。

神仙来，神仙到，

俺的儿子要尿尿。

……

看着我醒了，娘喘了一口长气：“好了，好了，好使了。”

全家人的眼睛里都露出了放心而慈祥的神色。这种神色，在洵哥哥死去的两年多里，我一直都没见过。今天又回来了。

洵哥哥走了，坤也走了。

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第三章 认干娘



进入腊月。

一大早，莫婶把娘喊到门外：“她江婶，你听说没？东坎下老左家的大小子前几天也死了。疼得他爷爷想起来就去坟地扒出来看看。她家怕那个丫头也不好养，正找合适的人准备认干娘呢。”

“认干娘，那还得用不少礼物吧？”娘自言自语道。

莫婶跟着一句：“现在这个年头，也用不着什么礼物，当作亲戚走动就行。”

“那她莫婶，你看着有没有合适的，给俺家江洋也找个干娘吧，到时候，俺也得好好谢谢你啊！”

娘是一家之主，既主里又主外，大事小事不用和谁商量，自己说了就算。

莫婶来话了，让娘腊月二十六领着我去认干娘。

干娘家住东川坞，是城郊的菜户。干娘家姓刘，认其做娘可以把孩子留住。干娘家有一儿一女，儿子叫刘大江，女儿叫刘小香。大江比我高一头还猛，小香却比我矮了一脑袋。

来到陌生的人家，我又害怕又拘谨，直往娘的后棉袄里藏。